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 雪峰桔城满漾红

肖智群

1979年秋天，艳阳暖人，蜜桔飘香，我考入了县城的洞口一中。县城地处雪峰山东麓，清澈明亮的平溪江穿城而过。好似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欣欣然中，同学们相约着去看街。整个城区就一条大街，洞口一中位于街道东端，年少的我们蹦蹦跳跳，十几分钟便逛遍了全城。意犹未尽，我们前往城里唯一的大桥，到宽阔的江面上放飞视线。

东望，白浪翻滚，流水径直奔向一方岛洲。洲上古木参天，葱葱郁郁。但见那洲头恰似一艘巨舰之头，正溯水勇进。有同学介绍，它叫回龙洲。

西望，也是一块水洲，名唤伏龙洲。波光簇拥，垂柳掩映，静静的，柔柔的，与东望下游的景象形成巨大反差。

南望是一片丘陵，绿叶素荣，青黄杂糅。那儿是县园艺场桔园，香甜如蜜，落口即化的雪峰蜜桔出产于此。我曾听父亲说过，雪峰蜜桔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的。从那一刻起，“桔城”二字便在我心底深深扎下了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又是一个秋天，我回到桔城成为了一名人民公仆。工作之余，终于有时间去伏龙洲走走了。草木葳蕤，桀桀新翻，清风阵阵，岁月静好。古色古香的萧氏宗祠里，建筑美轮美奂，石刻、木雕、泥塑精妙绝伦，集中国南方传统建筑风格、雕刻工艺之大成，令人叹为观止。

行至东头，一块“贺龙指挥所”牌匾赫然呈现眼前，一把将我的思绪引向了战火纷飞的年代。1935年12月中旬，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迎着凛冽寒风长征途经洞口县，在这里战斗生活了一个星期，数十位指战员血洒平溪江两岸。岩山三房院子，贺龙整队重申铁的纪律“年轻女人的房不能进”；高沙王家码头，人流疏散时分，红军挽手成圈帮助群众捡拾倒地花生；西中李家渡，红军连长在敌机轰炸中舍命保护12岁放牛娃……红军故事，鱼水情深，传诵至今。

驻扎在伏龙洲的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扶贫济困、秋毫无犯，萧氏族人感动不已，主动敞开祠堂大门接其入住。于是，萧氏宗祠成了贺龙临时指挥所。休整中的红军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散发传单资料，书写革命标语，教群众唱红色歌曲，向群众讲革命道理。他们在祠堂外墙上书写的“开展抗日反蒋的群众运动，红军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跟着贺龙闹革命，打倒土豪和劣绅”两幅红色标语，在当地群众千方百计保护下，奇迹般躲过了历次劫难。凝望着保存完好的红军标语，我仿佛看到了整装待发的先辈先烈，热血在心头奔涌。“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知道，祠堂里飘扬的家族兴旺梦早已脱胎换骨成强国富强梦，是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种子，生根发芽结的果。

斗转星移，寒来暑往，三十几个春秋悄然溜走。萧氏宗祠沐浴红军标语的光辉凤凰涅槃，迈着豪迈步履身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列，前来瞻仰两幅标语的人们川流不息。

“东方风来满眼春”。洞口人民则在红军标语的照耀下，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投身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在中国雪峰蜜桔之乡”美名日隆的同时，我也目睹了桔城一场场惊世变迁，譬如城区面积由2.6平方公里发展到7平方公里。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进入新时代，全县干部群众继承和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长征精神，以负重奋进的气概开始了新一轮建设新洞口、新县城的长征路，把在“贺龙指挥所”旁建好一座现代化的红色桔城，作为告慰红军先烈英灵的重头戏来唱。此曲嘹亮，荡气回肠。几年过去，城区面积迅速拓至1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已逾15万之众。“两江两岸三洲四桥”的城市布局徐徐展开，基础设施“五网建设”日新月异，“五纵五横”的主干街道铿锵落成……城市变宽了、变高了、变美了，变得更有精气神了、变得更有现代味了、变得更有幸福感了，新老居民频频点赞。

而最让往来桔城的客人艳羡的是，320国道高等级公路、沪昆高速公路、怀邵衡铁路“三路并肩齐发”的交通大戏。党和国家没有忘记雪峰山区人民，从上世纪90年代全面改造320国道到今日，一直在努力改善着山乡的出行难问题。“野竹通溪冷，秋泉入鸟鸣。乱来人不道，芳草上阶生。”当年，位列“唐代十大才子”的钱起沿湘黔古道入黔，夜宿桔城西郊的洞口驿站旅馆，一气呵成《宿洞口馆》，将洞口县的交通载入了史册。眼下，那儿仍存有一段完整的湘黔古道。就在这幸存的古道旁，一条钢筋水泥筑就的高速公路穿山凿洞西去，路上过往车流风驰电掣。远不止于此，城北奏响了当代交通最强音。2018年12月26日，怀邵衡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座先前连火车影子也未见过的县城，一步跨进了高铁时代。

今日秋阳暖人，再次登上伏龙洲，只见石雕、亭台、曲廊放着亮光，林圃嫩绿盎然，花苑姹紫嫣红，浓浓的现代气息扑面而来，游玩者脸上无不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原来，全县已建成民俗文化休闲公园了。抬眼东望，萧氏宗祠外墙上的红军标语依然熠熠生辉。“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红军开创的红色传统在这个革命老区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迄今已连续四届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县”。

# 迁

盛乐川

“媵她已搬进新房子了啊。”  
“在哪儿啊？”  
“跟你伯伯一个小区，十六楼，精装修。”  
“那不蛮好。对了，媵她屋里有网络没？”  
“这还要问吗？这可是爷爷奶奶的第五套房子了……”

这是我和妈妈的一段聊天。  
爷爷1943年出生在长沙县一个贫穷家庭。当时，爷爷和父母以及三个弟弟，一家六口挤在一间老屋子里。

1965年，爷爷的妈妈因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十分积极，不但被请到县里作演讲，还登上了湖南日报，爷爷至今仍保留着这份报纸，清晰地记得给他们拍照片的是湖南日报摄影记者唐大柏。

读到初二时候，爷爷就因家贫辍学。不过，这个学历在当时的农村里可属于“高知”。所以，他顺利地成了生产队保管员，还当过会计、记工员等。1965年，他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奶奶出生于1946年。奶奶家是当地望族章家。奶奶的妈妈婚姻很不幸，第一任丈夫年纪轻轻就战死，第二任丈夫也早早去世，留下两儿两女。一个女人与四个孩子，其生活艰辛可想而知。奶奶记忆中，很小的时候，一大早就得去地里刨芋头，跟饭拌在一起填肚子。

## 一、山头里抠了一个厨房

1969年，奶奶嫁到了爷爷家。一年后，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按照习俗，结婚生子之后要立门户。于是，爷爷奶奶分到了一间正房。房里，有一张床，一条腿桌条桌。还分到了一点米、油以及农具。这就是爷爷奶奶全部家当。

天大地大，吃饭为大。分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做饭的问题。依着老房子后面的山体，爷爷花了七八天时间，从硬邦邦的石头里，硬生生地抠出了一个一人高约三平方米的石洞。尽管黑黝黝没有窗户，尽管春天到处潮湿滴水，尽管只能容一人弯腰进出，尽管只装得下一灶一柜，但厨房的火终是生起来了，家的味道开始升腾。

## 二、南瓜、红薯与对联

1976年，“文革”结束。爷爷和三个孩子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子，筹建新房成为当务之急。

爷爷在离老屋一公里之外选址开建新房。当时翻房的砖头是黄泥和杂草混在一起，用模具固定晒干成型，一般碰不得水。房子不大，由卧室、厨房和堆放谷屋的三间房组成，户型像一个丁字，因此，这样的房子当时叫作“丁公杂（谐音）”。

彼时，爷爷在公社卫生院工作，奶奶带着三个孩子，一家人根本不够吃。粮食

不够，红薯南瓜来凑，奶奶说，“早晨吃牛角，中午一大簸，晚上现家伙”，描述的就是当时缺粮情况下，一日三餐都以红薯为主食。

再苦再累的物质生活，也挡不住爷爷奶奶家族共同的认知，爷爷说，在老房子里有副对联：“读得书多当大丘，不需耕种自然收”，除了这副对联，他挂在嘴上总是那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于是，在那个没有电灯的老房子里，总共有三个小孩围着一盏煤油灯，凑在一起读书。由于煤油燃烧不充分，几个小时下来，每个人的鼻孔里都是黑黑的灯灰，一抹，嘴唇上就长了黑“胡子”。

## 三、穿过一次的新衣服，给电视机降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爷爷家分到了四亩八分水田。

分田到户那一年，10岁的姑姑，8岁的伯伯和5岁的爸爸，全家总动员齐上阵。“双抢”期间，早上四点多，奶奶像闹钟一样，准时把大家从床上揪起来，睡眼朦胧中，深一脚浅一脚赶到田头，割稻，打谷，晒谷，扯秧，插田。

汗水换来的是收获，几千斤稻谷装进谷仓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爷爷奶奶，心思逐渐活络起来：多余的粮食不但可以卖钱，还可以喂猪……

腊月里，奶奶找了裁缝给伯伯和爸爸量体裁衣，做了两套米黄色的中山装，大年三十那天，早早换了新衣服的伯伯、爸爸，走家串户，到处炫耀。过年过到初七八，两套新衣服立马被奶奶收进了箱子。结果，等到第二年过年重见天日时，个头不断上窜的伯伯和爸爸，再也无法穿上了。

生活水涨船高，爷爷奶奶便决定把现在的房子推倒重建。1985年，一栋270多平方米红砖砌成的房子建成，气派的新房刚落成，勤劳、热情的奶奶，当选为村妇女主任。这在当地人眼中，可谓双喜临门。

不久，一台“邵峰”牌黑白电视机，一台“钻石”牌电风扇和一台“威力”牌洗衣机，同时送到了家里。不过，为了不影晌学习，电视机平时被装在箱子里，只能在逢年过节才能看。伯伯和爸爸瞅着空，经常偷偷搬出来。那时，电视机很重，两人要合作才行，估摸着爷爷奶奶要回来时，又匆忙搬回箱子，有时担心电视机看久了发热，还备了把扇子给它降温。

## 四、别墅、池塘，乡村梦生活

时光匆匆，一切均在蓬勃发展。绵延几千年的农业税不再征收，国家还给予田地一定补贴。奶奶家的几亩地，也不再种水稻，而是租给一些能人，用来集中种植水果或从事养殖业。

原来气派的大红砖房，随着我的两个姐姐出生，也难以满足一大家子团聚需

求。大家一起商量，在老房子对面山头置换了二亩地，重建新房。

与爷爷奶奶建房肩扛手提时代完全不同了，设计师规划好了每片土地的用途，施工方集中采购了建材一次性运回工地，大型机械轰隆隆开进山头，没多久，一栋两层楼的大红别墅矗立在山头。

别墅门口栽种了四株茶花，在春日时开放；庭院里有几棵桃树，一年伊始枝上挂的是粉色的花，金秋梢上缀着沉甸甸的果子；车库正对着枝叶繁茂的花坛，齐整的菜田靠在池塘边上，旁边长着胡葱和不知名的黄花；屋前屋后玉兰树和桂花树环绕，四时自有不同景。

走进屋内，踩在光洁的瓷砖地上一眼望去，空调、电热水器、网络……城里有的，这里全有。

周末，我会和家人一起到乡下。暖春嫩茶舒叶，炎夏荷花连片，金秋青橘悬枝，寒冬鲜笋冒头。萤火在仲夏提灯，红柿于素节挂梢；游鱼隐匿在池水，家难信步在林间。

伯伯时常不无得意地说：“这可是我梦里的生活！”

## 五、工资、体检、舞蹈队，爷爷奶奶的日常

新闻中说，湘江新区是长沙经济振翅高飞的西翼，而经济东翼，则依赖于东部开放型经济走廊，而临空经济就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形态。

2017年，黄花国际机场周边140平方公里的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获批。爷爷家房子，离黄花机场东跑道只有几百米，自然被列入示范区。

2020年12月3日，长沙机场改扩建暨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启动。爷爷奶奶的第四套房子列入了拆迁范围。

经过精挑细选，爷爷奶奶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跟伯伯家在同一小区。在绿化极佳的小区内，按下16层的电梯一路直达，金属防盗门敞开着，进门是现代化的防滑地砖，转入客厅，墙上挂着日出雪山的大幅油画；暖气片上方悬着“福”字刺绣，大屏幕和路由器立在电视桌上，空调在阳台边嗡嗡作响。从落地窗俯视，是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是喧闹声声的行人过客。

逢年过节，家人的聚集比乡下自然方便了许多，而日常生活中，爷爷奶奶的话题变成了这样：

“听说老房子拆了之后要建一个地铁站。”

“我也领了‘光荣在党五十年’的纪念章了。”

“小区的老年木兰扇舞蹈队，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要训练。”

“街道通知我去做免费体检了，我的工资又加了五十多。”

“长沙太热了，我们去炎陵那个大院农场住几天吧。”

诗新韵

## 秋空

李亚雄

直升机在翻身坑的上空盘旋  
长堤蜿蜒，山岗苍翠，沙河流域  
拼缀成一块赭色的调色板  
消逝了无垠的金黄

头戴斗笠的老农像一株葡萄  
偶尔放下耕锄细心卷弄烟丝  
吹个烟泡熏卷头顶的直升机  
黑亮的额头铺满田垄的沟壑

稻田被挖成鱼塘  
钓鱼人兀自独坐  
思想，是水面的浮萍  
在秋风拂落下游  
满世界的中秋祝福  
裂开小翘嘴的肚皮  
啾啾吱吱，像婴儿的啼哭

轰隆声刺穿旷野  
惊走水底油蛇  
树梢的屠夫鸟变得聒噪  
夕阳红了，钓鱼人心绪氤氲  
力拔山兮的悲壮  
挥一根带锈的铁索  
把天空和大地拉紧

## 一盏灯

田杰

星光卸空了乌云  
月亮填补雨水的重量  
山峦、田野和村庄睡了  
乡村振兴的画卷在梦里徜徉  
一盏灯亮着，一串路灯作伴  
疲惫的目光挂在窗台，像睁着的翅膀  
此刻，除了鸟鸣与蛙声的旋律  
只有一片稻田的清香

燃烧的烟头在半夜醒来  
思绪缠绕扎根的宣言  
脑海里的名字离心好近  
排列成立体的时间，折算成光阴  
山脚下的房屋，可否听见  
翠绿的风拍打春天的声音  
袅袅升起的思绪  
在灯光里包裹规划推进的风景

你的心思，像山涧的小溪  
从村头流淌到村尾  
站在老樟树下  
抚摸枝丫上长满春天的嫩芽  
梦想路上的渴望，在你心里  
回荡一次次心灵的颤动  
阳光喊亮的方向，你用智慧的汗珠  
书写乡村振兴最美的词

你为村社投下所有的光影  
却不知道妻子的手何时变得粗糙  
不知道老母亲何时走出了病房  
不知道老父亲又收割了多少玉米  
不知道和亲人隔离了多少个相聚的节日  
党旗下的第一书记，你是一盏灯  
照亮村社迈向未来的路



人家图方便，在路上垫一层塑料布，谷子放上边晒，下午拢谷归堆，塑料布翻盖上来，四周压几块石头。防露水浸谷，也防天气突变下雨，第二天一早，又摊开塑料布晒谷，省去挑出挑进。

8年来，我们寨子和外边附近村寨的农田向种田能手集中，流转给县里的一家种粮公司发展侗藏红米稻，面积达几千亩。公司租用一家保存完好的旧粮站进行晒谷贮谷，并安装了大小两套电力烘烤设备，小的一次可烘烤3000斤谷子，大的一次可烘烤12吨谷子，公司除烘烤自己的红米稻外，也对外承接烘烤业务，小炉烘烤一次，收费750元，大炉烘烤一次，收费3600元。寨里人家种田面积不等，秋收时稻谷有一两千斤的，三四千斤的，五六千斤的，至少一两家就可凑起来烘烤。个别群众担心，我那谷子好吃，又没打多少农药，和别人的拌在一起了，怎么分得清哦。有群众就说，万一遇到天气不好，才运去烘烤，一般哪个这么做，这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保障，确保天晴落雨都能抢收谷子，都能把谷子烘干。和失收烂谷比起来，几家谷子混合一下，还有那么重要么。

大家都说是的，现在有电炉子烘烤了，比以前强得多，莫去讲我的你的谷子了，怕和别人的谷子混杂，你家明年种3亩田，收3000斤谷，自家烤一炉子，问题不就解决了。

## 晒谷子



人，把谷派匀，用竹扫把轻扫其中断穗禾秆，过一两个钟头捞翻一次谷子，晒三四天后，风箱箱净，担入仓内保管。那时候我们家楼上还放着焙笼，用竹篾织成的长筒形，一人高，下部空，可以放火盆，上边中间凸出，外边一层竹篾圈子，内层有一定空间，可以装入谷子。在阴雨天多日头天少的年份，就用这种工具把谷子烘烤干。实行田土责任制后，我家因无垅坝，就挑到屋当头田

里，开两翻晒席晒。早上日出时从屋里挑出，下午日落后又收挑回屋里。费工费时还繁琐。

现在寨里各家各户都整理了院落，硬化了院坝场地，可以随地摊晒谷子，太阳大的话，一般三天就可进仓。上下两条进寨公路早已水泥硬化，也是晒谷子的好地方。这时如有车辆想进寨来，只能停在外边，人步行而入，或等下午收谷子后再开进来。有些

舒维秀

上周回老家云溪侗寨，给自家半亩稻田放田水时，下丘田里已有人在收割谷子了。我问怎么打得这么早。今年天旱这么久，怕一变天又久雨，晒不了谷子。正在割禾收谷子的老和说。

8月下旬9月初是收割水稻黄金时间，这时天已出伏，阳光依然灿烂，好晒谷子。小时候在湘西云溪侗寨，割下稻谷后，用木板桶进行脱粒，一般两人相对站在桶边，高扬稻禾把，用力敲向桶板，咚咚声此起彼伏，满坝热闹。这是最原始的收稻谷方式，田多的人家，一个秋收下来，“肚板油都敲脱了”，大家常用这句话来形容劳动强度之大。后来改用脚踏滚筒打谷机，三个人脚踩机板手送禾把脱粒，另五六个人给他们递禾把。这种方式劳动量减轻了很多。再后来用上了汽油动力打谷机，省去了脚踏功夫。现在是请收割机进寨，看田丘大小和道路情况，选择收割机型号大小。省去了割稻禾、脱粒工夫，只管用编织袋装好谷子，扛出田即可。

侗家有句俗语：“栽秧莫躲雨，打谷莫怕晒”，收谷时节，太阳依旧当头火辣辣，不过这给晒谷子提供了好天气。以前在生产队时代，在队里仓库坪晒谷，摊开二十多翻晒席，出田谷一担担挑来，负责晒谷的